

R E A D I N G

字里行间读书会

毕淑敏等

· 著

越读

2



阅读，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。
我愿意，沉醉在这梦里，一生不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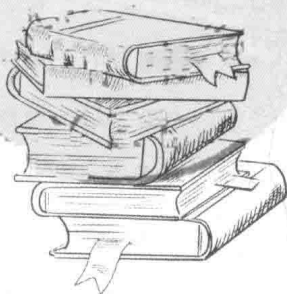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毕淑敏等
· 著

越读

2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越读. 2 / 毕淑敏等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6.10

ISBN 978-7-5502-8463-0

I. ①越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12246号

越读 2

著 者: 毕淑敏等

选题策划: 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特约编辑: 申丹丹 贾 烁

封面设计: 灵动视线

版式设计: 灵动视线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94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.25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463-0
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5376701



目 录

读自己书架上的书 刘心武 / 001

书上旅行 高维生 / 004

文学与史学 周东江 / 010

书本里的曼陀罗 毕淑敏 / 014

与书共舞 刘心武 / 040

读书无用论 洪晃 / 043

书中自有酒香来 刘心武 / 046

“红学”是学术还是“皇帝的新装”？ 唐山 / 050

“红学”，一个值得反思的模板 唐山 / 064

《雪国》青春 黄涌 / 069

《日瓦戈医生》背后的故事 李峥嵘 / 072

平凡世界里的不平凡 周俊芳 / 086



阅读的初恋 郭凤岭 / 093

一本奇书与一个人的思维建构 单占生 / 100

扭曲命运下的极致之爱 宇昕 / 108

有一种创伤叫成长 郭红 / 112

余华三书 郑洁群 / 116

如何抵达我们的故乡 朴素 / 123

英雄之谓 王大庆 / 129

侠之大者的民族神话 朴素 / 132

我的读书生活 刘英亭 / 138

和孙猴儿一起慢慢变老 王大庆 / 146

宇宙很大，等你去探访 杨雅莲 / 149

百愁之门 郑小驴 / 153

旧书单里的老情怀 潘小娴 / 162

阅读，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 郭凤岭 / 168

村上春树的三张面孔 潘小娴 / 175

我们发明的那个门罗 唐山 / 179

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 朴素 / 186

萧萧落红无尽处 黄涌 / 192

读一辈子的童话 张崧 / 196

当上帝创造时间的时候 高维生 / 203

在天为云，在地为水 柳已青 / 207

秋光里的郁达夫 黄涌 / 212

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需要某种使命 杨东城 / 217

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黄昏 唐山 / 220



有朋友来诉苦，说如今书价腾涨，真是莫再读书了，我却不以为然。

我当然并不赞成书价无节制地上涨，但我以为，书价上涨也许倒会促使我们更谨慎地买书——只买那些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或确有留存价值的书。

也许是因为以前书价相对其他消费品而言偏低，人们大都买了不少书来排满自己的书架。那位来诉苦的朋友家中的书架不仅爆满，壁橱中乃至沙发边也都藏着摞着不少书。我问他：“你买的书，全都看过吗？”他摇头；再问：“看过其中的一半吗？”他想了想，又摇头；再问下去：“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？”他叹了口气说：“也许还达不到，唉，没有时间啊……”

是的，我们都忙，我们甚至没有时间读自己掏钱巴巴地买来的书，我们常常是先把想要的书买到手再说，这本不足为奇，但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这种心态——仿佛只要那本书我们买了并放在书架上了，我们就读过它了似的。

不。我们必须郑重地提醒自己——对于任何一本书，只有读过它(不能详读时可以粗读，甚至可以一目十行地“瞄”过去)，它才真正属于我们心灵书架中的一本书。我们不能仅仅买书、藏书，我们必须读书。

我一度达到过凡自己所买来的书皆读过的境况，但近些年我的买书量大大超过了我的读书量，并且坦白地说，某些书之所以买来，主要是出于一种虚荣心——人家有，我也该有；心理上的浅薄满足欲代替了心灵上的真诚求知欲。亏得我还能自知此弊，所以最近我向自己发出了最后通牒——

请读自己书架上的书，否则，暂停买书！

我于是开始读那些原是买来装阔气、撑门面、摆谱儿、充博学、赶新潮、唬客人的书——结果，我发现自家书架上的书完全够我享受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为自己前一阵子动不动问别人“该看些什么书呀？”而脸红，事实上我现在很有资格回答别人的这类问题，并且我觉得与其告诉人家“该看什么”，不如告诉人家“不必看什么”，因为唯有读过相当多书的人，才能对一束束的信息做出有信心的价值判断。读书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认同和排拒的选择过程，读书越多，则选择的余地越大，因而为自己带来的人生机会也就越多。

我把自己的这点经验，介绍给来诉苦的朋友。最近他来报知，他已放慢了买书的步伐，加快了读自己书架上的书的步伐。他还说，如今信息大爆炸，就是书价不涨，可买的书也极多，就是收入大增，也不可能将看中的书全买回家来，因此，今后不仅要认真清理、阅读自己书架上的书，并且应当认真考虑和设计一下自己的书架上该是怎样的一种阵容了。我得意地告诉他，这种“个人书架设计”我早已在进行了，其中还包括明智地淘汰掉了一些对自己来说是无用也毋庸收藏的书。不过，我觉得对多数人来说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——

读自己书架上的书。

我家有一本《知识青年地图手册》，其实就是中国地图册。薄薄的书，封面是白色的底衬，绿色的图案，一个青年驾着拖拉机翻耕土地。这本书我时常翻动，在不大的书本上，我漫游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。

我研究曲曲弯弯的线条，那是一脉脉起伏的山冈，蓝色代表神秘的河流。我记住了一些地名，走遍山山水水。我最向往的是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在课堂上，学习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：“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/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/手抓黄土我不放/紧紧儿贴在心窝上/几回回梦里回延安/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蜿蜒的延河水一定清澈、甜美，看着地图上的延安，心飘在黄土高原。那个年龄容易冲动，我想象着蹲在延河边，掬起清甜的河水，让革命的汁液流进心田。我走进陌生的地方，猜想那里的真实面貌，我的目光锁定长江入海口的上海。

我比同龄的孩子幸福得多，跟父亲去过上海。那儿在孩子们的心中是天堂，也是天涯，鸟儿都难以飞到的地

方。无雪的日子寒风游荡，站台旅人稀少，我的脸贴在车窗的玻璃上，看着熟悉的故乡一点点地离开，我懂得告别的滋味。我和父亲到了长春，然后再坐上火车，度过白天和黑夜，在飘着细雨的早晨来到上海。这座令我心仪的城市笼罩在雨雾中。说话的声音，马路上奔跑的、拖辫子的有轨电车，高大的楼房，一切都让我新奇。我们住在南京饭店，电话挂在墙上的木匣子里，耳机挂在旁边，和对方通话时要摘下耳机贴在耳朵上。饭店在北方是吃饭的地方，在遥远的南方却成了旅馆。饭店在繁华的南京路，窗子临街，宽阔的马路很早就车闹人嚷。

走出饭店的大门有一条里弄，青石铺的路像铁上的斑斑锈痕，岁月中被无数双脚踩踏，磨去棱角，青石纹留下发生的故事和对过去的思念。弄堂不宽，两边是简易房，大多是小吃铺。我和父亲常去的那家就在饭店不远处，店铺不大，靠墙摆着一排简单的桌椅，门口的收款台是旧桌子，旁边坐着一个干净的老头，穿着白工作服。有机玻璃做的牌子上写着：“要斗私批修！”一走进门，他热情地问候：“来点什么？”他说的是上海普通话。店里主食是馄饨、阳春面、汤圆，其他也没有好吃的东西。如果买阳春面，老头会尾音拖得长长地喊道：“一碗阳春面！”桌子陈旧却擦得很干净，筷笼子放着筷子，桌子上摆着酱油

壶、醋壶和一瓶胡椒粉。在上海我第一次见到胡椒粉，很喜欢那种味道。

夜晚爸爸带我到外滩，伏在护栏墙上，看夜色中的江面。停泊的轮船上，披挂着节日一般的灯光，汽笛长鸣划破江上的平静，风送来了水腥的气味，江水哗哗地拍岸。南国的冬天，飘起阴湿的冷雨，走路的人靴子上横缠了几道草绳防止打滑。

上海的弄堂留在我心中，城市高大建筑和外滩钟楼的悠扬钟声，赋予我对远方的渴望。

我对地图有特殊的情感，对于《知识青年地图手册》更有另一类感情，它使我浮起对旅途的渴望，也让我认识了许多上海知青，许明兄妹、陈文英、王为凡、周信荣、陶春花、朴松萍。我装书的小木箱里面有几本小画书，这是我的全部藏书。后来我把地图册放了进去，翻阅地图册时，我仿佛背着旧旅行包，在阴雨蒙蒙的日子离开家。对于目的地我没有了解，全凭这册地图。

父亲远在北京，正在修改长篇小说，一待就是半年，春节都不回来。父亲在信中写到了运河，他在北京郊区的夏庄，租了一间民房，运河在庄前流过，清晨父亲到河边跑步。后来母亲去北京看病，家里就剩下祖母带我们兄妹几人了。父母在远方常常写信，叮嘱我们好好学习，不要

出去乱跑，听奶奶的话之类。信中也介绍北京的人文地理和夏庄的朴素民风，京都的春天是美好的，四合院的槐花开了，空气中飘着花香，从敞开的窗子涌进。父亲或许会放下手中修改的稿子，望着一树的槐花，想到几千里以外的家乡，感叹一别又是半年有余。他在一首诗写道：“京都门外槐花馨/转瞬之间成绿荫/折取一枝进城去/寄到长白报春深。”我查阅《知识青年地图手册》，沿地图上的标识，开始书上旅行。从我有记忆起，北京就是神往的地方，天安门是祖国的心脏，更重要的是有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，那儿是他生活、工作的地方。我趴在炕上沿着地图上的路线，一步步地走进北京，我好像听到了《北京的金山上》那优美的歌声。

父母离开家很长时间，思念之情，随流走的日子一天天增长。地图册似一只风筝，牵引我飘向遥远。

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，车票是一毛钱，我兜里没一分钱。我来仓房想找一点破烂，到废品收购站卖。仓房里堆得乱糟糟的，没值钱物品。仓房是木板搭成的，透风漏气，阳光穿过板缝间流进来。光线中飘着浑浊的灰尘，割裂阴暗的空间。墙角的木箱，桦槽的胶开裂，木板灰旧。箱子装着旧书，我打开箱盖倒腾，一股霉味呛得我咳了几声。《红旗》《毛主席语录》，还有一本装订简单、钢版

刻的、油印的小册子。我好奇地拿起一页页地翻，翻到中间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小老头拄着手杖的漫画。标题是大黑体：“我们为什么要打倒陶铸？”问号特别大，笔画粗重像感叹号。我对政治不明白也不感兴趣，只是想找点能卖的东西。后来找出几双旧塑料鞋底和几本掉了封面的《红旗》杂志，用一根麻绳捆好。

废品收购站在路口的东侧，是一间破落的屋子。屋顶的老式青瓦，像丢在干涸沙滩上的鱼鳞。下半部铺着锈迹斑斑的铁皮，上面压着石块和砖头，由于年代久，屋子下陷，窗台几乎接近了地面。门前筑着弧形的土堆，防止雨天倒灌水。进屋往下走，脚下是废暖气片搭的台阶。我去的那天，收购站的人胳膊上套着蓝套袖，对我不冷不热。她的手粗粗糙糙，接过我的破东西，扔到地上的小台秤上：“五毛钱。”她喊了一声，然后拉开抽屉，在一堆零钱中找出钱给了我。

我飞出低矮的屋子，蹦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我有钱了，我变成了富翁，这样能去火车站接爸爸妈妈。

公共汽车站停在第五小学的旁边，这儿是我上学的地方，学校旁边有一排房子是蔬菜商店。等车的时候希望碰上同学，告诉他们我去火车站接人，并不想把接爸爸妈妈的事说出来，想在心中留下最后的秘密独自享受。我在等

车时没遇见同学，公共汽车很快来了。上了公共汽车，售票员背着卖票的皮兜过来。她的圆珠笔上缠着皮筋，在票上只轻轻地一蹭，票就撕下来了。她递给我一张票，我给了她一毛钱。我攥着车票怕被一股风吹跑，公共汽车慢悠悠地穿过城市，布尔哈通河泛着夕阳的溢彩。

我连续去了两天，第三天我犹豫了。因为手头只剩下一毛钱钱了，没有回程的车票钱，只好步行回返。我决定还是去，坚信一定能接到爸爸妈妈。火车一声长鸣，喷吐着浓重的黑烟，缓缓地驶进站，我扶在出站口的铁栅栏外，激动得心要跳出来似的。要见到久别的父母，对于少年的我是多么高兴的事呀！火车轰隆隆地开走，黑烟在天空中消失，出站的人少了，到后来一个人没有了，检票员把出口的大铁门咣当一声关上，锁上大锁头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伸向远方的钢轨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味道。

天快黑了，我离开了车站，慢慢地向家中走去。

那本地图册，在我的心灵中展现了另一个世界，我从中得到了丰富的知识。它留给我的想象，影响我的一生。

一本地图册走进来，不会感受枯燥乏味，每一次阅读都能体验人生之旅的漫长情感。

一般而言，文学与史学有着严格的区分，文学是利用语言文字进行艺术创作，比如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等；而史学则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素材进行筛选和编撰。这两门学科一个着重于创造，一个侧重于编写；一个天马行空，一个脚踏实地。说风马牛不相及可能有点夸张，但说二者隔行如隔山，应该不算过分。因此搞史学研究的，最忌讳有人用文学手法写史。但是在某些方面，二者又有着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重合——现如今都讲“互联网”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用互联网串起来，其实历史也一直起着纽带和串联的作用，可以用“历史”来表示，比方：地球历史=地球史，人类历史=人类史，科技历史=科技史，战争历史=战争史，文学历史=文学史……

没错，文学史就是文学和历史最紧密的结合，既属文学范畴，又属史学范畴。但我想说的是：抛开文学史不谈，即便是最纯粹的文学作品，其实也可以当作历史资料来研究的——换句话说“文学即史学”。这个观点最容易

招专家板砖——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，怎么能跟实实在在的史学相提并论？

容我举例：《荷马史诗》应该算是文学作品吧？但是它再现了古代希腊时期的社会状况，是研究古希腊社会的唯一史料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而且由于《荷马史诗》的传播，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史被称作“荷马时代”。

如果说《荷马史诗》距离中国读者比较遥远，我们就举身边的例子：我年少时最爱读的是杨朔的散文，他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韵味，无论是《蓬莱仙境》《海市》还是《荔枝蜜》，都能令人产生无限遐想，仿佛飘飘然被作者引进仙境……如果仅仅读到这里，那么他的散文就只是文学作品；若是结合他写这些散文的时代背景正好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，回过头来再读这些甜得发腻的文学作品——你就不得不把它们当作史学去研究了。

说完了“文学即史学”，可不可以再倒过来推：史学即文学？窃以为也是可以成立的。至少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在文学史上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如果说《史记》还不足以说明“史学即文学”，我们还可以把冯友兰转嫁给胡适的那句名言“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作为论据。